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禽海石 第九回 烽火驚回前游成一夢

這天是六月念九日，這只輪船抵了漢口碼頭。我父親因為自己的故居此時已賃與他人居住，便找到一家舊時交好的綢莊，名叫「公和泰」的，將行李起在他樓上，權時住下。那綢莊的主人名叫楊錦堂，與我父親甚是莫逆，連我家主僕三人的伙食，都是他供給的。我見這綢莊裡天天有一份上海報紙送來，我便沒有一天不看報。但是一天一天的看去，那報上登的新聞，什麼「兩宮駕幸太原」，什麼「李傅相北上議和」，什麼「京朝官都由德州紛紛南下」，又是上海那些善士設了什麼救濟會，放輪船去救濟北方那些被難的官民，單單只沒有說起幼芬一家人的下落。我又希冀幼芬萬一能夠逃得一條性命，與我破鏡重圓。我日裡思量，夜裡哭泣，不上一月，我早已骨瘦如柴，弄得茶飯不思，成了個弱症。我父親見了，心下著急。起初是用大義來開導我，過後是假意說是顧年伯已經扈從入關，用好言安慰我。無奈我總沒有見著確實的證據，只是不信。我父親又命王升引我各處去遊玩。我見河山滿目，風景依然，不覺益增傷感。及至過了中秋，度了重陽，我那思念幼芬的心愈加迫切。我父親不知聽得誰人的訛言，說是顧年伯全家當聯軍入京時，已殉難了。

這天，有個我父親自幼同窗的朋友，名叫金礪之的，來替我說親。說是這家人家姓畢，名叫畢伯諧。他的女兒今年一十六歲，與我同庚，生得來月貌花容，兼之字學簪花，詩工詠絮，是漢口數一數二的人物。畢伯諧的家產約有三二萬金，自己又捐了一個候補道，也算是地方上有名的紳衿。咳！我想畢家的小姐，他的容貌就是比幼芬還要美麗，他的文才就比幼芬還要淵博，也不在我的心上。何況這些說話都是金礪之一面之詞，究竟畢家小姐的人物若何，大家都沒有眼見。我與幼芬是精神相契合，聲氣相感通。我除了幼芬之外，莫說畢家小姐，就是王嬙再世，謝女重生，我也不要承教的。所以金礪之來我父親前說起這事，我並沒有在意，因為我是個已聘有妻室之人，我父親決不至鹵莽行事，替我再聘他姓之女。

誰知天下的事竟是出人意外，我父親以為我有了畢家的小姐，就可以淡忘了幼芬，那金礪之只說了一個大概，我父親便一口允許了，擇了十月初一日纏紅。且和金礪之商量，要當年歲底迎娶。我看見我父親這般辦事，我總猜是幼芬的全家必然在京城裡殉難了，否則那有替我另聘之理。我如此一想，我便心痛如割，想我從今以後，真個與幼芬成了永訣，要應了我與幼芬臨別的時候他「他生未卜此生休」那句話。於是，從這日起，我的病症就日漸加重。我父親見了萬分著急，故意說是要攜我到杭州去掃墓，實則要教我到上海去散散悶，或者那上海十里洋場之內，有什麼忘憂草、蠟忿花可以治癒我的病。我也想要到上海去訪查救濟會中從京津救來的官民裡面有幼芬沒有，裡面有人曉得幼芬的消息沒有。所以就於十月初九日，乘了招商局的輪船，仍舊帶了王升同行。於路上行了三天，船抵上海碼頭。當時主僕三人起了岸，就近在三洋涇橋泰安棧托足。

次日早起，我父親便叫了一乘馬車，帶了我出去遊玩一天，直到二鼓以後方回。也無非是張愚兩園，和那吃大菜看戲之類，都不足解釋我的憂愁。到了第三天，我父親就要外面應酬朋友，無暇帶我玩耍，只教王升陪著我往各馬路上遊玩。我因為精神疲困，走不得路，略略遊玩了幾條馬路，就仍回棧房，躺在鋪蓋上養息。王升倒了一杯茶進房，便願他自己出去了。

我靜悄悄的一個人躺在房中，忽然聽見樓梯上一陣腳步聲響，就有人把隔壁一間空房開了，似乎扛抬了許多行李進去。少時，又有幾個江西音語的人進入這間空房，裡面似乎還有婦女的聲音。鬧了許久，又似乎聞得那些男人都下樓去了，單留著一個女人，坐在那間房裡。那女人又不住的咳聲歎氣，好一似孤苦不堪的光景。我聽了那聲音，心下有些疑惑，便勉強走出房來，向隔壁那間房裡張張看。只見一個十五六歲的女郎，愁容滿面的坐在房中，雖然鬢髮蓬鬆，毫無妝飾，卻還不十分醜陋。我對他看了許久。

那女郎忽然走到房門口，向我啟口問道：「先生，請問這裡是什麼所在？」我說：「是廣東客棧。」那女郎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咳！我總是跳不出他們圈套的了。」我聞他言語蹊蹺，就接著問道：「你們是那裡的？為什麼事到這裡來？」那女郎又歎了一氣道：「咳，說也無益，還不如不說的好。」我聽他這話，我越覺疑惑起來，逼著他要他說出來到上海的原因。那女郎才眼圍兒紅了一紅，向我說道：「我是在京城遭了拳匪之難，被人誘騙到了這裡，要把我賣到煙花場中去的。我本來也是官宦人家的兒女，已經許字人家的人。那家的少爺，也是像你先生一樣的，一個斯斯文文的讀書人。我家父母已擇於明年春天，妝我出閣。誰知京城裡忽然出了義和團這番大亂，我家父母都被拳匪殺了。我落在拳匪手中，轉賣在石條衢，教我做那不要廉恥的事。我幾番覓死不得，又被聯軍將我救了出來，關在一間空屋子裡，受了幾十天的苦楚。現在是幾個同鄉的無賴假意將我認作親人，從洋人手上保出來，挈我乘了救濟會的船到這裡的。」

我聽了女郎這些話，我便說：「那麼你此後已脫了火坑了，怎的說是跳不出他們的圈套？」女郎道：「什麼脫了火坑，他們見我無家可歸，昨晚又在那裡交頭接耳的商量，要將我賣到什麼堂子裡去了。」我聽到這裡，忽然想起我幼芬，我就往下再問道：「你家在京城住在什麼地方？」女郎道：「我住虎坊橋。」我又問：「你可曉得羊肉衢裡有一家姓顧的，海寧的顧公館麼？」女郎道：「是不是那個顧翰林？」我說：「正是。」女郎正待再說下去，只見樓梯上走上兩個獐頭鼠目的客人來，便頓然噤住了口，倒退進房去了。

我見我與女郎說話的頭緒俱被這兩人打斷，甚為恨恨。沒奈何，只好縮回自己房中，依舊躺在牀上，擬等那兩人出去，再與那女郎細談。豈知那兩人上來之後，房中便聲息不斷，一直鬧到次日天明，忽然叫了幾輛車子，把所有行李和那女郎搬到別處去了。我當時睡在牀上，聽得女郎和那些人一哄而去，我不便出面挽留那女郎，與他考究那幼芬的事，我心中異常鬱悶。

過了兩日，我父親命王升買好了到杭州去的小輪船票，與我一同出了泰安棧，在觀音閣碼頭乘了戴生昌小輪。在路上一日一夜，到了杭州拱宸橋。這日是十月十五日，我父親與我帶了王升乘了駁船，進入杭州城內，就在木場巷一個本家家裡暫行居住。次日，我哥哥得知我父親回杭的信息，從學堂中請假回來看我父親。我父親這天就帶了我們兄弟兩人，由錢塘門出了西湖替祖宗掃墓，順便賞玩湖中的景致。自此一連在湖上遊玩了三天。我見那寒山凝翠，遠水橫波，果然濃抹淡妝，皆堪入畫。我只恨沒有攜著我幼芬來此，致使雲樹寂寥，山川減色，殊為憾事。我父親在杭州勾留了七八天，依舊乘了小輪仍回上海，暫行卸裝於四馬路鼎升棧。

我因為路經上海已是第二次了，尋常出外消遣，就不用王升跟隨。這天是十一月初一日，我獨自一人踱到二馬路。正在馬龍車水、目不暇給之際，忽然在人叢裡看見一個衣服襤褸、面目黧黑的人，在那裡緩緩行走。觀他面貌，似甚熟悉，當時仔細一想，哦，這就是顧年伯的管家李貴。我就高聲叫道：「李大爺，李大爺！」李貴聞我呼喚，掉轉頭來，向我定睛一看，便滿臉堆下笑來，道：「秦少爺，你是幾時到這裡來的？」我說：「是昨日來的。你家老爺也在這裡麼？」李貴聽說，將眉頭一皺，說道：「你還問起我家老爺呢！早在京城裡亡故了。」我趕忙問：「是幾時亡故的？」李貴道：「說也話長。」

當下李貴便拉我走到一家漆鋪門首，慢慢的向我說道：「不瞞秦少爺說，我家老爺自從你們出京之後，就在剛中堂那裡替他辦理文案上的事。誰知那義和團的聲勢日盛一日，今天攻使館，明天燒教堂。到了六月初旬以後，就有人說起，外國已經派了兵船來了。我家老爺還不十分在意。誰知到了六月十九日，外國人忽然攻破京城。可憐那些口出大言的義和團，擋著槍的就死，遇著炮的就亡，登時闔城大亂。其時，我家老爺慌了手腳，連忙依著大眾的榜樣，門口插了順民旗。果然洋兵只到屋子裡來搜索了一次，便沒有前來胡鬧。誰知到了第四日，那些洋兵打聽著我家老爺是朝廷命官，要把我家老爺捉將去，教他隨著眾人掩埋死屍，打掃街道。你曉得我家老爺是個文謫謫的讀書人，如何吃得這宗苦楚？不滿五天，就得了一個絞腸痧的急症，吐瀉了一天一夜，竟是死了。這時正當盛夏，京城裡死人如麻，就有銀子也買不著棺木。幸虧得南橫街陸公館裡的陸少爺，不知他那裡找了一口柳杉棺木來，將我家老爺草草盛殮，稿葬在陶然亭的左近。我家太太因為受了陸少爺這些好處，就把我家大小姐給他帶去，算他做了顧家門

裡的女婿。我家太太和二小姐自遭了這番大變之後，每日裡只是相對悲啼，一籌莫展。二小姐還懸樑自盡了兩次，都被旁人救下。後來有個陸少爺的朋友，名叫管葛如的，來替我家太太划策，說他自己和一個洋統領極其莫逆，可以設法弄一張護照，把我們一家人先帶到天津，隨後就可以打算回南的方法。我家太太聽信了他的說話，就收拾了細軟一切，帶了二小姐和那孀居的趙太太，隨他到了天津。一住兩月，弄得當光吃盡，還是不能回南。後來不知如何，他和那趙太太勾搭上了，居然睡在一間房中，不顧他人恥笑。與夫妻無異。到了九月初旬，說我李貴是只能吃飯不能做事的人，把我攆了出來。以後我幸虧遇見了顧老爺一個同寅的朋友，帶我一同回南。自此顧家裡的事情，我就不甚明白。」

我聽到這裡，我便趕忙問道：「你家的二小姐和太太後來究竟作何下落，你真個全不明白麼？」李貴道：「我回南之後，過了半月，遇見了一個天津來的朋友，說起那管葛如。後來不知他想出什麼方法，把我家太太和二小姐一同帶到上海，住在一家小客棧裡。因為房飯開銷不能應付，尋著一個老虔婆，渾名三阿姐的，把我家二小姐生吞活剝，賣與一個姓林的光蛋，言明身價銀洋一百五十元，是買去做姨太太的，誰知卻是買到堂子裡去當娼。當時我家二小姐得知其事，就私下托人買了三錢鴉片，吞將下去。那時正在半夜三更，無人知覺，……」